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九 二百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周克鵬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求言

周厲王時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民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

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

齊威王時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朝服衣冠窺鏡

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

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為美於徐公今
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
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
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
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
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
晉武帝泰始初尚書李㣧上奏曰古者三公坐而論道
内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

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諮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以于謹為三老帝親幸太學以食之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

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内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兾憑直言鯁議致天下於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佐萬分一太宗曰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内平

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已納之

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寔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

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解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賈后將廢愍懷太子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趙王倫乃舉兵廢后使讓張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時不被納用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詞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

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爭誠亦合死太
宗曰公言是也人臣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
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
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
君爲暗主臣爲諛臣主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
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
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輙相責怒
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

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飱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羣臣内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惟承順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廣海内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

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幾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勑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十七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謂

之謗已信而不諫謂之尸禄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懐忠直而不能言踈逺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懐禄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臣欲進諫輙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豈不謂此朕今開懐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畏遂不極言

太宗又謂魏徵曰朕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

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
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
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
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
聖德玄遠居安思危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太宗時疎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貢方物太宗謂羣
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
至朕何德以堪之覩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天下拓定

邊方者唯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而已漢武驕奢國祚幾絶朕提三尺劒以定四海逺夷率服億兆乂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念二主末塗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左右皆曰陛下求言如此誠社稷之福也

太子右庶子髙季輔上䟽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謂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又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為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魏徵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謇諤為忠則人皆晏子陛下每稱述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太宗又謂侍臣曰比兩三月來不見公等讜言未知以朕不可諫爭隱而不言為是庶事咸得不須論也魏徵

對曰陛下每見一事即為鑒誡臣等深識聖情必事理有違豈敢隱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內外無事所以不論玄宗天寶十五年帝在蜀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安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項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

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朝隱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録奏来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内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

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揺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

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霈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過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葢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

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讟讟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王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

難如淬鋒潰疪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
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為此懔懔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
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
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除
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
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
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
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

勿惛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奬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録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兾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

無足觀採捨棄非遲

穆宗初立逸游荒恣監察御史楊虞卿上奏曰烏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瞽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況今朔部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痏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脩邊已見儲國用寖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

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疎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咸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音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睠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

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後唐廢帝清泰二年帝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宰相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上言曰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帝詔曰舊制以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

容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言事者衆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塞直史館謝泌上奏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顒顒之情得以上達帝然之

仁宗天聖三年右正言劉隨乞顧問諫官疏曰臣伏念

景德天禧之間九域晏清四夷款附生物咸遂祥瑞荐

臻而猶下賢能之詔求諫諍之官豈不以萬機至繁慮
措置之或爽八紘至廣非耳目之獨知是以雖居安而
慮危思長轡以遠馭也其後唯得魯宗道劉燁二人充
職精擇之難一至於此洎皇太后陛下受顧託之重皇
帝陛下自臨御已来萬國歡心百官承式而乃憂勤庶
政脩舉舊章復置諫官委以言事臣最為愚懦亦預柬
求方竭駑鈍少伸補報旋因公累出領外官三年替還
復命供職誓堅勤蓋罔避誅夷夫以品位甚卑責任甚

重道君親之過失指權勢之非違冒雷霆之威擬姦邪之怒在於小臣固當難事若非恕其狂妄俾盡誠懷鉗口保身或孤任使臣欲詳覩先帝之詔上報兩宫之恩凡有侵紊朝綱干竊政柄姦憸冒寵賢俊久沈憲綱涉寃賞典過制蠹政之類知而必言言之中否唯聖人擇之而已念臣塵諫職内外三年除朝請之外未嘗一登金殿略近天顔雖名侍從之官實為踈遠之跡唐初置拾遺補闕掌侍從諷諫日親旒冕凡事得以盡言蓋自

唐末已後權臣阻絶雖不預於宴遊亦専司於諫諍洎
太宗皇帝改爲正言司諫精擇流品號爲清華既爲耳
目之官宜審詢訪之地式期顧問顧竭愚誠故不敢朋
附班聯蒙昧日月有違詔旨自速靈誅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上奏曰臣聞三公之官至重
所以經邦萬事之統實繫貴乎燮理故明主躬親庶政
體貌大臣常於進見之間俾盡論思之道蓋君臣相遇
則可致時雍上下不交則謂之否塞固在倚毗丞弼詢

訪善謀使下情必通上澤無壅斯有國有家之大務也
臣伏見中書樞密之官是皆選自宸衷委之柄用領三事
之職佐萬機之劇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乃每遇剛
辰得親丹扆外朝始罷延英次對中覆奉行祗循常務
以天下之大民事之艱恐非數刻之中可盡研幾之理
欲望聖慈當清閒之燕迭召兩府臣僚賜坐便殿一月
之中只乞三兩次召對俾其極獻替之説酌古今之宜
究治亂之源達幽隱之意上以成好問之裕下以申納

忠之誠明良之歌上下同體是故平時而論可明其體
要之變臨事而辨或近乎遊說之嫌以虞舜之時而云
好察邇言以漢文之達亦曰無甚高論此實通國體用
衆智之大端也至於鹽米之細務叢脞之末節此特有
司之職耳不當取決於宸斷宜詔所司科管之庶其正
小大之分適權義之中延納訏謨開益聖智提綱總要
叶大德之不踰造膝虛懷明爲善之最樂臣猥以庸望
輒罄愚衷干冒威嚴隕越無地

光禄寺主簿蘇舜欽上奏曰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於耳則天下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殛之禍不絶於心則百職可以無曠也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忘顛覆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匿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機至繁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

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人邪謀莫得而進也臣昨覩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本於宸衷蓋陛下即位已来屢詔羣下以来鯁直故百僚皆得轉對又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絶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庭噤

不得語陛下垂拱法宫之内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盖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虧臣子忠義之節而皆罹中傷竄謫不假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禄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説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

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踈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怛伏望陛下霈發德音追寢前詔懃於采納下及蒭蕘求覩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牓未削欺罔成風則不唯堂下遠於

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於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為衆憫笑蓋欲陛下一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質蒼生之命亦以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慶歷五年知諫院余靖上奏曰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思國家建置侍從

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策故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官嚴助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屈漢史稱之以為美談今柄臣容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北敵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之

八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乞許兩制兩省上章論事疏曰

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
盡是故内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
使下情無不通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
國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
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
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而
自安於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被言責者唯御史臺官
僅十餘員而欲陛下聰明無遺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

矣唐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議天下事故貞觀一代稱
為至治斯從臣輔助之明效也在明皇時則有集賢學
士張說以圖國政在德宗時則有翰林學士陸贄以參
戎機以至憲宗得李絳而斥近倖之弊敬宗因韋處厚
而辨忠邪之分皆由時君開懷用意以待臣下故感慨
之士得以効其節今天下多故政令舛失者不一使賢
智之士驅馳尚恐不足救其弊若猶復雍容拱默為高
以言議非所責則朝廷之事何寄焉近日伏聞中詔命

羣臣論議時事斯誠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塞蔽然恐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寮自今有聞朝廷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言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録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寮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為選首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奏曰臣伏覩中書劄子奉聖旨下御史臺根勘太常博士祕閣校理王起虛妄上言

定州夜會擲塼瓦等事見追禁鞫問次臣嘗聞太宗皇帝朝雍邱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疏逺小臣不知宫闈中事内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以懲之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今起志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獲譴臣恐中外臣僚人人緘默雖有機密急速大事誰敢復措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陛下上念

太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恕起之罪以廣睿聰有益聖仁若然則堯採誹謗舜達聰明禹拜昌言漢詔不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

三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先朝以御寶印歷紙給言事官令以時奏上所以課得失而殿最之也恭以陛下天資寛仁喜聞諫諍考於施用其實無幾深恐大臣不甚將順所以言者多見廢格臣欲乞據今御史諫官見負於禁中及中書樞密院人置一簿每一章奏即

簿上之在禁中者陛下時時觀覽以備遺忘以觀言者得失有可施行即敕大臣施行其在中書樞密院者亦令大臣為詳閱其已行未行勾注每季終録付史館庶使後世知陛下納諫求治之意仍令言者不敢妄有奏論

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乞施行制策劄子曰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臣昨差覆考應制舉人所制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

其間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為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也及臣前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萬分之益

劉敞上奏曰臣近曽密獻愚忠乞特降手詔諭與閤門前後殿聽政稍增數刻足以廣聰明收衆心未蒙采納伏念九月以後晝漏益短日始東出已涉辰初比至百官起居二府奏事逡巡俯仰便及辰正實恐羣臣因此請對稀少習俗既成下情壅隔甚非陛下憂勤萬機之意臣謂自九月以後用巳初爲限三月巳後用辰正爲限雖升降止於數刻之間其於收斂羣情巳無量矣臣又竊聞頃来奏事者雖有可否罕聞德音君臣之情亦

似未通且萬乘至尊羣下至卑以至卑接至尊甚難也
皆考據條制齋戒沐浴乃得一見自以為千載之遇而
曾不蒙少垂察問盡其忠藴則人人抑默退而失望臣
願陛下延見上殿臣僚仍賜委曲訪問侍從之臣則問
以治體言事之臣則問以所言財利之臣則問以國計
守土之臣則問以民俗如此則朝廷得失人情善惡無
不聞者矣易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不治
者未之有也臣忝近列無補聰明輙貢所聞伏增戰恐

英宗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曰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為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

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

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

光又上劄子曰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晝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以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

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機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知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絶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歷事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隳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

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

光又上劄子曰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宿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名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為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

之極也賢不肖混殽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廢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隳廢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為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為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為首何哉聰明故

也秦二世納趙髙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髙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儒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為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後

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兹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工廢無由進見顒印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寃失職者何由上聞踈賤之臣懷材藴德者何由自達分國家安危之所哉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為陛下陳之伏

望陛下察為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来所奏兩劄子内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光又上劄子曰臣屢曽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曽面奉德音云候秋凉當頻有宣召今已秋凉尚未聞有曽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竊意内外

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宫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胷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在彼祗候宣召其

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其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

光又上劄子曰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閤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

宗時得寇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
用後為宰相俱著名迹景德元年六月内出朝士邊肅
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
其後稍稍進用多為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也陛下踐
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内
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
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
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

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為數等各以貼黄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為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羅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虚名

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為也

治平中知諫院呂誨乞詔中外咸上封事疏曰臣恭惟聖德践阼之初臨朝聽斷搢紳懽抃中外同慶方天下延頸傾耳仰奉新政宜有講求以厭羣望竊以章聖皇帝御正殿之二日詔羣臣直言抗疏自古求治之君未有如是之切也有以知開闢言路誠邦國之首務矣陛下承先帝仁明之治萬機無闕臣尚慮四方幽遠明有

末燭百執因循事或過舉在繼述之體所繫尤重臣欲
乞陛下特降明詔俾中外臣僚咸上封事指陳朝政之
闕失時務之利害採擇善言恢張治道則下情無壅聖
聰日廣昌明盛業自此而始羣心慶賴不勝大幸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乞詔臣寮上封章陳闕失疏曰臣
伏見近者水災為害萬衆失寧愁痛未平繼以淫雨陰
沴不解人益無聊陛下軫慮至深嘗降詔旨責躬求諫
非不丁寧多士盈庭徒為竊議未聞各明上封章副陛

下之意者其間或有奏疏亦未聞采擇施行羣下有未通之情朝廷無恤災之實以致天意未順人罹其殃若非陛下至德動天推誠納諫則恐未能上承天戒下格太和伏望聖慈特降詔諭令兩制近侍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寮並須令逐員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其省府館閣諸司主判朝臣及常參官等並令依次轉對各依故事如此忠言可盡下情可通聖政之得失必聞羣臣之能否皆見惟祈天造俯納愚誠

純仁又上疏曰臣近日曾上封奏乞降詔令兩制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寮逐貟各上封事及諸司主判常參官等依次轉對至今不蒙施行伏惟陛下臨御之初天下延頸企足觀望聖化正宜博覽羣策通達下情使四方之利病必聞羣下之能否皆見然後可以布順民之政恢太平之風固不當以聽覽為煩而以多言為厭也況自古昔有敷奏以言之法官師相規之誡瞽為詩工誦箴大夫規誨士傳言皆所以深采羣言裨助時政之道

也近世則有百僚轉對之法本朝累聖悉嘗行之非臣至愚獨有是說伏望聖慈體明目達聰之道念羣情壅塞之弊將臣所奏付中書門下檢會施行則天下幸甚起居舍人傅堯俞上奏曰臣伏以近侍臺諫官皆天子耳目心腹所工章奏宜即達聖聽乃與其他文字一例進入脫有留滯遺失內外不得相知自來別無關防竊慮未為便穩欲乞指揮禁中置簿專令人管勾逐日具有無及職位姓名章奏道數晝一抄上仍令通進司逐

日亦依此晝一開坐關送閤門閤門每日於引公事前先次進呈俟陛下親覽訖然後付内照會遇前後殿不坐即令閤門具狀直進如有留滯遺失可以根逐施行

神宗初即位下詔曰朕以菲德承至尊託于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綂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開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内外文武羣臣若知見思慮之所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

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顯擢風爾文武其各體朕意庶兹令之非徒下也於是御史知雜事劉述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詔敕許内外文武羣臣直言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此誠陛下悉心求治虚己待人圖新庶政之當先也天下幸甚臣竊思之内外文武職官固多英俊之士其間論議或有可取然不若侍從臺閣乃天下賢才之所聚

也臣欲乞特降聖旨取當今之急務問以所宜令兩制兩省及館閣臣僚一一條對既以究其利病亦以見其器能候内外諸處奏到文字就兩制館閣中擇智識優長練習時務者三四人置局看詳評議逐旋具事理於所屬中書密院參覆商量然後進呈取旨施行所冀庶政交脩下情畫達

熙寧元年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上奏曰臣近嘗面奏降黜陳習有虧陛下信令理須追革自爾未聞别有處分

尋屬迫近郊祠不及繼有論列臣伏以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鼓動羣衆共成天下之務惟在號令而已則其出之豈可以不慎行之豈可以不信陛下即位之初命羣臣轉對其詔文曰乍有位之阿私又曰郡縣之官課空文而尸素仰詳明詔之意是開羣臣以盡言使其抱負隱伏悉以上聞然後公議審擇以輔初政之美陳習所言臣雖不盡知然聞其大略詆人過失耳使其所言而是乃所以上副詢求之意若其非也猶當函忍以

勸來者今所言之事未察虛實而言事之人已加斥賤自違明詔之本意而失大信於初政未獲其利乃更有害此臣愚所未諭也昔晉文霸駭之君商鞅刻核之臣耳尚知假伐原徙木以著其信然後政令可得而行人民可得而使也豈為人主而不務此乎議者或謂陳習素行非美今所言頗挾怨害得貶不為不幸此又流俗不知大體者之言無足采信藉使習實有此乃自匹夫之惡耳匹夫之惡不懲於朝政未為甚損使天下之人

疑陛下於不信臣竊以為害無甚於此者陛下若不以此為失亟加追改而乃欲博詢細故以補聰明臣恐陛下思慮雖遠而所及者愈近施設雖多而所得者愈少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追還誤罰昭示大信

知諫院范純仁乞詔近侍陳朝廷闕失疏曰臣竊以古者三公之下即建九卿皆以左右王朝協賛治道蓋禄厚者其報宜重位髙者其責當深理之必然不容僭濫本朝自兩府之下亦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已上學

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貌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捨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己之職事言寵名則亞於四輔論補報則同於庶僚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況今災異之後是陛下宵旰之時凡在近臣正宜盡瘁而其閒甚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之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未必人人茍祿蓋因習以成風不

稼取禾莫斯為甚伏望陛下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
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並赴政府具盡心
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襃進其持禄不言或言而無
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朋黿效靈庶職脩舉朝廷獲多
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元豐八年純仁知慶州乞詔内外官條陳利害狀曰臣
伏覩六月二十二日詔書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
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者有以見聖心求治之深

也臣雖至愚不敢泯默竊以陛下方啓重熈之運布日新之政天下之人翹首以望至治固未覩夫闕政之可陳也所謂民間疾苦則陛下臨御之初聊整數事而百姓鼓舞歡呼者是也蓋近在輦轂之下事理著明者陛下得熟聞而更之其在僻遠幽微者則陛下莫得而聞矣固宜明詔四方詢求之廣也然中外臣民猶未能深副聖意極有所陳者蓋民庶之愚雖有疾苦不能自言唯舉人胥吏有能言者又以利害不切於已而不言也

臣察則亦有不能言者矣或有所畏避而不言者矣有䟽遠而慎靜者矣有怠於憂國愛人者矣有昔嘗言而今愧於言者矣如此者皆不言也儻非陛下深詔執事及羣有司使各罄其所聞自陳於上則懼聖詔將為空文而天下之情終不能盡也蓋向來朝廷脩立法度付之有司以施於天下固欲便民而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哉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唯知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

幾希矣今吏之行法者不恤民之利害惡欲曰唯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而無告也然則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詔内則敕六曹四司九寺三監三帥百司外則敕監司提舉提點邊臣牧守以至令佐監當曹掾各使條陳本職及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

敝曰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煩密勞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限一月内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略知其人之才識然後陛下參命近侍與大臣審擇而行之流為霈澤被於萬方如此則朋龜獻兆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政可不勞而成矣唯陛下留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哲宗初即位下詔求言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朕思聞讜言虛己以聽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啓沃者

豈特受之而已固曰不愛髙爵重禄以奬其忠設其言不當于理不切于事雖拂心逆耳亦将欣然容之無所拒也若乃陰有所懐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工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譽審出於此而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顧以即政之初恐羣臣未能徧曉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務自竭盡朝政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

時韓維留侍經筵乃上疏乞改詔書六事曰臣近者伏覩録到朝堂所出牓文開示大信招來羣言皆前代帝王之髙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務天下幸甚臣尚有疑者若乃隂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十五字非元諭聖旨之本意似增飾而為之者何則前云至於拂心逆耳猶將欣然容而不拒復以賞爵勸之後所云則異於此矣又以黜罰懼之且機事之重何害密言已行之令容有未知朝廷之意茍善何惡其觀望流俗之言必淺自可以

勿聽藉使有犯此四禁者亦未至拂心逆耳猶在欣然
容之之列豈可便行黜罰若此言出于陛下則是詔文
前後自相違戾疑誤觀者若出於臣下議論則是違異
聖意巧為辭說以懼來者陰成其邪志也古之求言必
曰毋有所諱又曰毋悼後患今則多設防禁又以黜罰
懼之是人有所諱而悼後患也古之為民者宣之使言
下至道路芻蕘亦見收采今則出榜止於朝堂降詔不
及諸道既乖古義亦非舊體恐非所以推廣聖德普及

於遐遠開闢言路不間於幽側也此事若不改正臣深恐自今聖德漸成壅蔽臣在先帝朝嘗奉聖旨以災旱撰責躬求直言詔及下之日都人歡悅甘雨亦降不數日姦人希宰相意上惑聖聽别作一詔蓋掩前詔之美庇䕶新法之失人情疑懼遂不敢言前詔但成虚文而已今榜後之意頗亦類之此事於國體不小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絶其端特作聖意批降指揮令刋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云别撰詔文徧頒天下使萬方

之人豁然知聖人樂善好諫之心披雲霧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豈不大哉門下侍郎司馬光亦上疏曰臣先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閙處出牓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王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

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工言上言則皆

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

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帝於是始改前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于大道夙夜祗畏不敢遑寧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

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
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
焉應中外臣寮及庶民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
疾苦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
以聞朕將覽觀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
光又乞降封事箚子曰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
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閨閫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
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

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微隱未嘗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

福也鄉者執政請聽臣寮上殿陛下謙退以為國家政事多未習知臣寮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章疏舉集於前若非陛下勤加省覽則朝政缺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為政在順民民心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

光知陳州又乞開言路劄子曰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踈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踊躍相慶以為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

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即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

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為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常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茍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

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惟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悒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為朝

廷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禄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已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謂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

至如孔子作春秋為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輙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以為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為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于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為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為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既不可

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来也臣禀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苟知於累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享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納忠之心内自痛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

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

光又上劄子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

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詒謀人無異志不然者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而

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産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

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畧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奸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侍御史劉摯乞增諫員許察官言事疏曰臣蒙恩過聽使備員御史固將竭盡愚論知無不及而竊惟陛下即阼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説蓋聖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目得之也爲能咨諏訪逮致人之言闢闢其途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雖工瞽執技之賤芻蕘負薪之鄙皆得輸意自竭雜然至前而聽吾之所擇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也

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罔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於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於察治官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者而不與於言則是在朝廷以言為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強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於獻納伺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于聖聽者非所謂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

屈羣策者也臣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
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按自不廢如故所貴共
盡忠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惓惓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

明 楊士奇等 撰

求言

宋哲宗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武王諤諤而昌桀紂默默而亡夫以一士之謇諤豈足致成周之昌一人之循默安能速夏商之亡積累然也何則謇諤之言達則壅蔽之患除壅蔽之患除則忠言日聞

忠言日聞則變止於未然禍消於未兆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則其昌也不亦宜乎循默之風長則壅蔽之患成壅蔽之患成則忠言不聞忠言不聞則變生於不測禍至於已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曽是莫聽大命以傾則其亡也不亦宜乎壅蔽之傷國其患如此是以秦之盛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趙高咫尺以鹿名馬則四海九州之以亂為治以危為安以白為黒以賢為愚固無足恠是以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壅蔽之極

而秦之所以亡也夫世之治亂係乎君子小人消長內外而已天下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常患乎在外而小人常患乎居內是以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也然則朝廷之有君子可不貴哉恭惟二聖臨御以來首開言路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才俱收並用無有棄遺近世得人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忠正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臣愚不肖遭遇明時

獲在言職嘗蒙賜對親承德音使盡言無間雖有過差
聖慈爲之主張臣佩服訓辭以謂自古聖帝明王欲治
求言之意不過如此而已伏惟皇帝陛下恭默不言太
皇太后陛下簾聽庶政一日萬機之微四海九州之遠
深居房闥與共事者元老執政大臣爾今此數人者皆
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猶廣達耳目杜漸防
微況未能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而陛下
乃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開小人之隙疑間

一開讒巧必作則君子不可勝誅而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朋黨比周之說勝賣直掠美之言入則雖聖聽不能無惑聽惑則其弊必至於厭言言厭則循默之風作壅蔽之患生忠言不復聞矣臣切恐非朝廷之福也臣不勝大懼願陛下深思往古之明戒無替前日之訓詞除黨附之疑心待端良之君子無使循默之風作壅蔽之患生則天下幸甚

殿中侍御史林旦上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

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以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相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達天聰閒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旣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

三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上奏曰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

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輙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寳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實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

申詐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窮困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謟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吴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

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

衘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

七年翰林學士范祖禹論求言疏曰臣聞禹戒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捨己從人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者知為君難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為臣不易也君知為君之難則不可不求言於臣臣知為臣之難則不可不極言於君如此則政乃治黎民化之敏於為德矣君知為君之難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為君之難則所樂者唯其言而人莫予違也夫為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舜知其如此故答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人臣得行其言則天下

之士願立於朝故野無遺賢賢人皆在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之賢人又動必稽于衆捨已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得其所不廢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堯能之禹以道陳戒故以此告舜舜以堯為法故以此荅禹其要在於聽言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齊王發粟以救飢則與此正相違齊王為民父母坐視齊國飢饉其民將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復言譬之馮婦搏虎豈得嘉言

無所伏哉臣觀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非無仁心也然而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民見牛將死則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是以民飢而不救此所以為不仁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孟子見之時少齊人見之時多譬如萌生之物一日溫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得哉此所以為不智也齊王不仁不智由不能聽言用賢也昔仁宗謂輔臣曰如聞州郡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稼穡登茂後或災

傷畏罪不敢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乃著令不罪州郡吏而聽除民租又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請加之罪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於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豈當加罪也仁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臣願陛下以舜禹之言為法以仁宗之心為心以齊王為戒知為君之難不可不求言求言不可不訪問使嘉言日聞賢人日進則四海生民幸甚仁宗故事伏乞常留

聖覽

中書舍人孔武仲乞輪侍從官進對疏曰臣伏見前日

近臣論奏乞罷侍從官轉對而專責以朝夕論思之効

朝廷尋已施行臣以謂論思者侍從之事然茍不持之

以法度則責無所歸言與不言各從其意論思之効果

安在也昔唐太宗聞直諫則奬激之久不言事則誚薄

之風聲所感羣下自勵是以終貞觀之世中外無壅蔽

之事朝廷無佞媚之臣政理之効優出近世仁宗皇帝

嘗御正陽門親策羣臣又嘗開天章閣召執政八人賜坐授以紙筆使條陳政事之要嘗謂輔臣曰近日上封言政事得失何其少也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英宗皇帝嘗謂范純仁曰近日風俗可嘉羣臣能屢來言事如此人君日有益矣仁祖英宗汲汲求人言如此是以至和嘉祐治平之政至今稱頌昨日陛下親御經筵許講讀官進對凡預講讀者不過五六人陛下聞其規戒之言亦多矣況侍從官不止五六人其能言天下之事者

固多患在未有以率之而已伏望遠稽唐太宗及仁宗英宗勤求人言之義近推經筵許侍臣進對之意輪流侍從官二人進對令各陳所見擇其是者推行之則轉對之法雖廢論思之責猶在也

元祐中中書舍人陳軒上奏曰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

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

紹聖元年知杭州曾肇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次對狀曰臣聞自昔有為之君欲以收攬威柄脩立政事一新海内之耳目則必公聽並觀大開言路使朝廷得失民情利病百官忠邪賢不肖畢聞於上然後虛心審察揆以古誼參以時變出於天下之公而無悖於前可施於後者則斷而行之出於一人之私而於前為無稽於後為有弊者則絀而不用以此經綸天下之務酬酢

萬物之變故能所為必成所欲必獲古之興王所以功
施一時澤及後世未有不出於此者伏惟皇帝陛下躬
至德開大明方且夙寤晨興以總攬權綱更革時敝為
志然後發德音下明詔使人人得直言時事無有所諱
以廣聰明以通壅塞正在此時而中外寂然未聞有所
諮訪此臣之所未諭也論者或曰方今宇内無事朝廷
清明陛下循守舊章足以稱治尚何事於言哉臣切思
之斯言過矣何則舜之繼堯無異道也方堯老而舜攝

固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及其命九官則天地人神草木鳥獸之政無所不舉而終之命龍作納言蓋雖舜之盛德又當極治之世所以通天下之情者猶不敢不以言為急又況德未臻堯舜之盛世未若唐虞之治者乎惟是臣下用事則或蔽於自私而惡聞其過於是多為關防杜塞言者指鯁言正論為矯激以循默取容為忠厚此則任事者之所便非朝廷之忠計也昔漢宣帝之初上書者皆為二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

屏去不奏及魏相執政白去副封然後天下之情無不上聞宣帝所以知人疾苦成中興之功魏相所以總領衆職號稱賢相者能去壅蔽故也陛下無有為之志則已苟有志焉而不廣開諮詢訪納之路臣未見其可也臣愚欲願陛下明詔天下皆得直言又詔百官使以次對諭以至誠求助之意責以盡忠無隱之誼其言而有益則不惟納用且加以賞言而無益則一切包容置而不問如此則遠近之人知陛下有求言之實有聽言之

明孰不感激奮勵應上之求哉雖然四海之大士民之衆不必人人皆知義理方陛下虛已下問之時豈無乘間投隙以姦言私說惑亂聖聽者此則在陛下聽納之際有以辨之而已孔子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孟所以知言用此而已蓋人之以言接於我者不能使之齊而能使吾不爲彼

之所惑者辨之有道故也辨之有道則雖姦言私說雜陳於前安能移我之意哉苟畏其惑亂而遂廢諮詢是何異憂噎而廢食也臣愚待罪從官轉徙五郡道路傳聞皆謂陛下聖質高明濟以果斷其志將以有為於天下日夜傾耳以聽德音而久之未有所聞輙因賜對首敢以是為獻伏惟留神采擇

元符八年戶部郎中曾鞏乞復轉對疏曰臣聞帝王即位之初必有以順天下之心荅中外之望其為之有序

在知其要而已臣伏覩先帝嗣位以来憂勤恭儉日謹一日神功聖德充塞天地固非臣言所能髣髴也陛下繼之承之任大責重然四海之廣萬事之煩億兆之衆不可家至而人接之則欲達天下之情成天下之務豈有他哉在廣言路爾言路廣則人人得盡其情人人得盡其情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通之志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羣臣之忠邪賢不肖雖在四方萬里之外陛下不出户庭不降几席可以周知而備見矣然後察政令之

得者則力行之彌綸未至者則損益之百姓之所願欲則與之百姓之所疾苦則除之顯忠而去邪任賢而退不肖夫然故上澤得以下及下情得以上聞百官有司奉法遵職貴者不以崇高而敢肆賤者不以疎遠而敢欺陛下深處法宫之中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任己聰明則其察愈詳其蔽愈甚因衆之聰明則所視者遠所聽者周故先王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陳誹謗之木又使瞽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工諫近臣盡規親戚補

察彼豈聰明之不足哉知任己不如任衆也舜之繼堯所守一道然舜初受命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謂繼治世者耳目尤不可以不廣故也三代以還咨詢訪納固非一途然近世之所嘗行祖宗之所已試則命百官轉對實今日之要務也昔唐太宗初即位延見羣臣或論往古成敗或究民間利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規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感嘆議息征徭故能創業垂統成貞觀之治下至代宗每於紫宸聽朝

常限三人奏事敢言者賞其盡規不言者責其隱默故陸贄以謂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茍有阻終獲工通周世宗即位之始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故能外強兵威内脩政事而顯德之政獨高五代先帝熙寧之初亦詔百官咸以次對故事不遠行之非難此臣愚惓惓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學士大夫布滿周行人有所懷皆願自竭但慮詢求之未廣聽諫之未至爾陛下沛然發德音下惻怛之詔使之極言無有忌諱則孰不踴躍奮

勵各罄所知以補聰明之萬一哉陛下察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而勸之以賞言而未當或過於訐直者寛裕包函而不加以罪非但舉空文循故事而已如此則四海之内知陛下有好問之美有聽言之實忠謀讜論日聞於上而阿諛壅蔽之私不得行矣天下之情孰有鬱塞而不伸天下之務孰有怠廢而不起者哉故臣愚過計以謂今日之要務未有易此者也至於廣收骨鯁敢言之人充耳目之任敕左右侍從之官責以論思獻納

是皆朝廷之所素講不待臣言而悉者也

哲宗時尚書右僕射范純仁奏乞看詳臣庶所上封章疏曰臣竊見旱暵作沴兩宫焦勞減膳責躬聳動羣聽臣以輔政無狀已與呂公著等同奏待罪乞行降黜夙夜憂懼思所以消弭災異之術上裨聖猷愚者千慮庶或一得臣觀前代多因災異求訪直言所以宣道人情以消壅蔽自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當時臣庶所上封章盈於萬數其中必有可行之事可采

之言若收其爝火之微亦可補大明之照大臣不能遍覽有司憚於舉行棄擲散遺稀獲省録故未能上副陛下求言之意也伏望特降聖旨下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將前來臣庶應詔所上封章後來不以行與不行據元初承受到都大數目並令檢尋進入然後擇賢明近臣專爲總領仍許於尚書省關曹及秘書省太常寺國子監工府及應閑慢寺監司局内選擇郎官丞簿博士帖職教授等指射一二十員分擘看詳逐旋節略緊切

大意同申三省其有關久遠利害未可便行者即行下當職官局及逐處監司州縣相度給與日限具可否保明聞奏其決然可行者便令執政進擬施行如此則必得𥨊羌之言上裨堯舜之治

徽宗初即位中書舍人曾肇乞脩轉對之制詔百官民庶極言時政狀曰臣伏讀詩書見周成王即政之初咨嗟求助至于再三羣臣進戒亦皆至誠懇惻無所諱避然考其時猶在除喪朝廟之後及康王嗣立自乙丑至癸

酉纔九日而君臣更相訓告如恐不及夫詩書所載固非空言而康王纍然在喪服之中上下相飭如此其急豈非天位至重守之至難祗畏恐懼尤在其始故雖宅憂之際虛心納善亦不敢以已乎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天質夙成孝友慈仁形於言動自出居邸第雖未有所施為而天下稱頌以為賢主及踐阼數日弛張廢置出於獨斷者莫不曲盡物情大慰民望則又天下歡呼以為英主此誠宗廟社稷之福夷夏生靈之慶也然

臣以謂四海之遠非一人視聽之所能周萬幾之衆非一人思慮之所能給必須合天下之目為之視合天下之耳為之聽合天下之心為之思慮如是則陛下不視而明不聽而聰無思無為而天下治矣夫為此者非他在開言路而已言路開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達之情以之震舉敝壞蠲除疾苦考覈能否判别忠邪唯陛下之所欲為無施而不可也昔者以舜繼堯所守一道然猶明四目達四聰及禹繼舜亦拜昌言在漢宣帝始

親政事則詔民工書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賜勉之以誘言者至于本朝可謂平治而祖宗以来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熈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臣願陛下遠觀舜禹成康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陛下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予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觝牾者一切

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紓發鬱堙壅塞之情當今先務無大於此願陛下亟行之

右正言鄒浩乞如神考故事詔侍從言事疏曰臣伏見神考嘗詔侍從官言事其略曰傳曰近臣盡規以為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盖以其責不在已夫豈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或有含章懷寳待倡而發者也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

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夫自五帝以來神聖超卓如我神考可謂羣臣莫能及矣然猶咨訪闕失不敢忽如此今陛下寵待近臣甚厚亦神考之用心顧近臣未必皆能上體聖意敢以所見極言無隱欲望如神考故事特降詔書諭以至懷庶幾人人思自罄竭陛下從而覽之豈唯兼收博采坐以無事而臣下忠邪得失之情亦因以灼知而盡見此要

道也

宣和六年司封員外郎李光乞開言路劄子曰臣聞帝王之美莫大於詢謀治安之時尤先於警戒歴觀前代有為之君雖聰明有餘而切直之言不絶於耳雖天下大治而幾微之慎不忘于懷恭惟皇帝陛下以睿智寛仁之資膺祖宗積累隆平之業勞心求治幾三十年華夏乂安天地交泰符瑞之應史不絶書所謂太平盈成之期實在今日陛下所當憂勤宵旰虛已以聽納羣臣

所宜精白勉勵夙夜以進戒而近歲以来士大夫狃於因循宴安寵禄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是陛下有容納之德而羣臣進拒絕之計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生民之利病海內之休戚何由盡聞乎古人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壅隔之禍深也臣愚伏望陛下博延羣臣明詔天下廣衆正之路開不諱之門使忠良謇諤之士有所規益而讜言進

傾邪讒巧之徒不得壅蔽而下情通實天下幸甚

徽宗時陳瓘論求言之詔未及舊例劄子曰臣竊覩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民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耇竊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例之體容貢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黃耇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耇秦穆改過

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陛下工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

璀又論賞言者劄子曰臣近者傳聞奉議郎鄭敦義進士何大正等皆以封事進言各霑恩賞所以開忠鯁之路踐前詔之語蒙蔽之患自此革矣此堯舜之用心也然而臣竊以謂天下善言雖有可賞而朝廷推恩未可太遽賞而太遽不能無弊古人有言曰言而有賞則恐拘介之士憚

賞而不言貪冒之人慕利而妄舉自前者詔書之下人情
歡抃皆欲有言然而拘介之士意在憂國雖顧其言之見
聽又以希賞而自嫌欲言不言終於蓄縮此不能無弊者
一也漢宣帝之初去封事之副而天下之言始得盡聞于
上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評處後奏言常與
兩府及廷尉分章當是之時封事雖多而人主不勞者以
宣帝左右有親信可委之士也今陛下侍從之間可委之
士未見其人千章萬疏獨煩聖覽人人希賞日日望恩陛

下躬自應副不無少勞非所以寧玉體而澄聖慮也此不能無弊者二矣又上書之士各盡忠誠凡朝廷當密之機未發之命彼皆先揣其當然往往斥言而無避其事未經行遣安可先賞言者今日之事蓋有如此者矣此不能無弊者三也又今年省試下第之人不減數千上封事者十有三四臨去復留意各有望自料所言可以得賞則皆指日以待恩除望而有得然後欣悅臣恐朝廷恩命難以人人而悅之也此不能無弊者四矣臣愚以謂此四弊者皆

生於推恩之遽臣願陛下宣諭輔臣且賞敦義大正以
誘天下敢言之士自餘章疏有可取者並皆籍記姓名
將來一併推賞賞之既緩則狥介欲言之士却或無嫌
陛下萬機之餘可以徐覽朝廷當密之機必待先行而
後賞欲去復留之士可使悉心而俟命如此則四弊去
矣臣愚妄論事機冒犯天聽惟陛下裁赦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胡舜陟乞御史言事疏曰臣
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為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

朝皆論政事繫官邪正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著在甲令至崇寧間大臣營私欲其便已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實已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伏望睿旨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

高宗建炎間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奏曰臣聞太平興國中有布衣皂囊獻書者太宗嘉納顧羣臣曰比降詔書許言事是雖狂悖朕不加罪淳化中武程上疏狂瞽

大臣李昉請加黜削以懲之太宗責之曰朕𠂻嘗以言罪人我臣以是知祖宗所以得天下定禍亂雖規模宏遠未易窺究大要納諫最爲盛美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渴聞嘉言凡詔書爲求言而下者十蓋五六真有祖宗求諫之風然比日中外論事之臣顧望畏忌類多擿摭細故無甚骨鯁以副青規之聽臣實未喻臣聞康澄上時政疏以謂天象變見不足懼直言不聞深可畏臣雖愚戇無識竊觀國家近事亦有不足懼而深可畏者欲

望陛下申飭百官明示以渴諫之旨使各直道而行盡言無諱於以消天變而折敵衝則太平淳化之治其則不遠惟陛下留神毋忽

尚書右丞許景衡乞復轉對劄子曰臣伏覩建隆詔書臣僚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寃濫百姓疾苦近制每遇文徳視朝許侍從官二員轉對雖放朝亦許封進比縁朝廷多事輒廢不講方當國步艱難修舉政事之時而論思獻納裨益國家乃侍臣之職

也欲乞詳酌遵祖宗故事每月朔前後殿起居並許侍從官轉對或放朝亦令對進以副陛下虛已求言紹復祖宗成憲之意

紹興三十年正字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事有大疑謀及卿士著之洪範為世元龜我仁宗皇帝之在位也或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而詢天下之事或御迎陽門集兩制近臣而賜直言之目或開天章閣内出筆札而使條時政之當行者蓋欲採在廷之善決當世之疑盛德成

功至今盖巍巍也陛下自臨萬寓備歴百為凡曰事機難逃聖鑒近者奮剛斷起治功更易将臣舉直錯枉治内之道已無可言惟是荆襄兩淮地方數千里田畒未盡闢民兵未盡精将置而弗恤與則或非固圉之策将屯田以實塞與則必有生事之嫌此議者所以日夜為言陛下所以宵旰軫慮而廟謨籌箸所以猶汲汲也夫心術有限必因衆人之智明臆度難精不若親見之諜審臣願陛下監洪範之訓法仁祖之規以此二疑條為

清問內詢臺諫侍從以殫衆人之智外詢沿邊帥守以盡親見之謀俾之深思各以實對必使疆埸按堵盟約無虧在我者備禦既脩而在彼者觀聽不惑然後陛下與二三執政總其說之善者折衷而行之不過片言議論定矣與夫日上蟵頭之奏時聞黈纊之聰泛爲危言而卒無可行名知大體而實則迂闊較其利害蓋相萬也譬猶治疾當集良方苟無良方但言疾狀雖云明脉豈曰善醫淹歷歲時初亦何補思患豫備恐不其然伏

望聖明特垂睿斷

高宗時胡寅上奏曰臣恭覩陛下虚心求言日昃不倦凡職事官以上悉許面對資衆謀屈羣策以收恢復之功德意甚美而比來待對之人隅下班次有五六日至於旬時者卑官冗吏職有常守既爾徘徊不無妨廢其閒嘉言讜論稽於上達又無以稱陛下見賢若渴之心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凡當面對臣寮若遇其日引對未及即令退具所欲論奏之言依祖宗時百官轉對故事

實封於閤門進入則陛下有達聰之美臣子無底滯之歎兩得之矣

章誼乞詳延多士論天下利害疏曰臣聞大廈之建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方今國勢未寧邊備未設錢穀甲兵之問數至於廟堂軍書羽檄之急交馳於道路一日二日之間幾微鉅萬陛下與二三執政之臣朝思夕計固曰無遺酬對裁量固云不倦然而望治之誠雖切於九重而筭計見效靡凝於庶績臣伏思之

此殆帝王之功未可以獨致而羣士之畧所宜於徧舉以陛下天縱之聖固已不自恃其聰明而委之於執政任事之人矣誠使執政任事之臣亦不敢自任其思慮而資其策於天下智謀之士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哉臣願陛下設為一司詳延天下習知治體之士使之極談天下之利害於政事則論其孰後孰先於法制則論其孰用孰捨論財賦則如何而足論甲兵則如何而強論都邑則何地可以宅中論征討則何人在所變

伐四民何由而得遂其生百吏何由而不失其職盜賊
充斥必有安集之方夷狄內侵必有攘却之策然後宰
相總持衆美而定議於廟堂陛下公聽並觀而責成於
宰相如此則規模宏遠來效可期矣傳曰禹思天下有
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故孔席不
暇暖而墨突不及黔今天下飢溺甚矣此志士仁人遑
遑之日也收覽羣策共濟當時之務以拯斯民之急非
陛下仁聖誰為之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誠不可以少緩

惟聖主留神幸甚

試中書舍人李彌遜乞許内外職事官言事劄子曰臣聞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舜有大功二十皆取諸人此有天下不易之理況艱難之時乎國家多事以來十有餘年大勲未集陛下深創前失力圖大計宸謨廟筭固無遺策然萬幾至繁日不暇應千慮之外有當却顧而預防者或隠於尋常不見之地非頼衆智未易明也夫今日當務之急政事不可不脩

而自治之方未舉夷狄不可不備而善後之計未定有
志之士所深慮也臣願陛下以此二事詔內外侍從官
及見任職事官以上使得悉陳之陛下與一二大臣愼
擇而力行必有以上裨聖聽助成恢復之功其在外官
令於所在州軍實封投進行在官依面對例施行
起居郎洪遵乞修注官經筵奏事劄子曰臣不肖幸得以
記注陪侍經幄瞻望天威近在跬步至於御茗分珍華墩
錫坐皆非冀土小臣平生所敢覬望竊見春秋二講每於

雙日先期書歴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脩注官雖與簽書未嘗有奏事者皆云近例如此聯名一歴不應別為二體臣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嘗乞候講讀罷臣僚再留奏事並許侍立以此觀之講退猶且入侍何由不許奏事欲望睿慈下講筵所依講讀官例施行

遵又經筵進故事曰仁宗皇帝謂輔臣曰比上封言政事得失者何其少邪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詔閤門通進銀臺司登聞檢鼓自今州縣奏請及羣臣表疏其

亟以聞

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之聖王以左右輔弼諫諍之臣為未足也則又設敢諫之鼓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下至百官官箴王闕百工庶人舉得以言二帝三王之盛用此道也臣恭仰仁宗皇帝承三聖休業天下已安已治可以垂拱無為方且深惟遠慮一命令之下一政事之出孳孳業業專以闕失為懼嘗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又語輔臣以

封事之少丁寧告戒惟恐壅塞方時海寓乂安俊傑居位臣寮所陳公車所奏一言片善朝至而夕行故能四十二年之間治功茂盛跨軼三五視漢唐為不足道竊謂有天下者當以仁宗皇帝為法

中書舍人周麟之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厲精為治勤求民瘼芻辭輿誦博采兼聽孳孳如不及四方利病至纖至悉庶人得言之士大夫得言之監司郡守近民之吏得言之此誠有虞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時也陛下

求言之意聞之唯恐不行行之唯恐不盡而天下之所望者亦如此故邇者士庶上書陳獻利害及守臣到任條具裕民事進降者甚多看詳者不一然以臣觀之大要有三或施之於民而民利槩之以法而法通若此類者固無所疑朝廷皆以次施行矣有行之可以利民而於舊法及一時指揮或大相抵牾或小有不合言既不可盡廢法亦不可輕議若此類者臣亦各攉其事之輕重乞從朝廷隨宜參酌可否矣其或自有見行成法州

縣所當奉行而猶申請不已言者猥多覽者易厭臣每看詳至此謂之無可施行則實有其弊設或一一申嚴則不勝其繁凡若此者臣今欲並行類聚揔其條目取自聖裁特降明詔戒諭郡縣之吏使之明習條令罔或容私遵守成憲毋致違戾究心夙夜悉意奉行庶幾使陛下愛養元元廣謀從衆之惠徧及寰宇無一夫不被其澤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淵上求言疏曰臣聞天地至大日月至明而

人之游乎覆載之中出乎照臨之下皆其德也今使人旦朝贊之暮夜譽之則人必以為得狂疾矣何則天地日月非贊譽之所能益而亦無待乎人之贊譽也人主之德其大如天地其明如日月蓋其所當然者雖贊譽何加焉故其平居所宜聞者切直之論而已虚辭飾說以相媚悅非所急也且凡贊譽者非欺則諛使欺且諛者得行其志人臣之利也而人主何利焉若夫切直之言乃人主之利而又人臣之所不利故人主聞切直之

言常少而聞贊譽之語常多此不可不察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而受之猶懼不至況樂輭熟喜便佞而惡聞其過乎昔在崇觀迄于宣和一時用人往往將順者多而正救者少馴致敗亂職此之由誠願推切直之為利監贊譽之為害狂愚者雖甚必恕諛佞者雖寡必遠則下情得以上通而天下治矣

淵又上奏曰臣聞昔之治世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夫謗猶不廢也非直不廢而已舜之求言乃

立謗木是使人謗已也而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是又不禁人之詈已也由是言之後世所謂謗訕之刑指斥之誅豈古之道哉祖宗之時謗訕指斥之律蓋有不得已行之者自紹聖已來至於宣和之末何多也使誠有是事聞而改之可也又豈可以一人之勢而盡箝天下之公論乎若其無是事而文致其罪則天下之士聞之將有藏其身而不見膠其口而不言者矣此今日之禍所由致真宗朝有訟事投匭者

言涉不遜真宗録其所訟之事以示外廷曰若以其言盡付之有司所究未直而指斥之罪先加之矣真宗之心與舜周公之意可謂不期而合者也後之子孫其可不以為法乎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愚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兹皆為盛德人主欲知諫之有益斯言盡之矣

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之所以惡聞其過者求已勝也而

不知求勝於人終莫能勝唯不求勝乃能勝人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夫如是故能合天下之勝已者資之以成已何慮乎不勝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蓋聖人未嘗無過以人知之為幸而君子有過亦以改之為貴未聞有惡聞其過者此所以有能有功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也其為勝也不亦多乎何則今人之為不善其知而故為之者固不足道有以善為之莫之覺而入於不善者是

其始於善不善特未明也有人於此指摘其瑕疵而譏議之則其見聞智愚必有以勝於我矣若拒而不受彼言之者固無所損而吾之不善自若也如取其言之善以為一己之有是以天下之善為吾善也雖欲不勝人其可得乎

淵又上奏曰臣聞太宗皇帝嘗以里語告真宗曰道吾惡者是吾師是雖人之常談而聖人取之蓋人主唯不知其過故與亂同事而不自悟使聞其過而改之雖堯

舜可進也由是言之道吾惡者非吾師而何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夫不善者猶將內自省焉而以為師而況於攻吾之惡乃所以進我於善也其可師也明矣仲虺之誥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如是而得師又豈因人而得之哉不因人而得之夫是之謂自得人主能自得師則天下莫不歸焉

其為王也孰禦

光宗淳煕五年翰林學士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人主晃

旒蔽明黈纊塞聰其所以能明見萬里者内寄耳目於臺諫外寄耳目於監司也今臺諫既以所聞告于上矣則為監司者自當數以所部利病獻焉今除每歲刺舉一二官吏外鮮聞以某郡縣之利當興某郡縣之害當除徹于陛下之前者豈真無利害可言哉蓋未嘗周爰諏詢之過也臣願明詔部刺史或月或季各以部内所當罷行之事倣成周小行人所謂萬民之利害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順與夫作慝犯令豐凶和樂之書條具以聞毋得用薄物細

故塞責如此則不惟陛下坐而周知天下之故亦可於是稽其人之才否而詔黜陟矣

寧宗時袁說友乞求忠言疏曰臣切見陛下收採人才寘在朝列必欲使之各盡所長以濟事功臣觀在廷之臣類皆謹守繩墨無所裨益如是則其誰不可爲也陛下憂勤宵旰于九重之上羣臣無能爲絲毫助者蓋親近者少而疏遠者多也陛下朝夕論事不過二三大臣雖侍從臺諫固已進見有時況於其下百執儻有奇謀

遠慮安能為用踰二三歳始一輪對以疎賤之臣咫尺天威方且驚惶畏慄之不暇尚安能從容言天下事哉不過指擿細微以應故事遂使陛下有意聽言未必皆可採之言有心納諫未必皆切直之諫至於一有施為近臣則曰上意已有所向小臣則曰朝廷自有成謀事有利害則皆緘默不言一或參差始盡言其不可間有敢言之臣陛下又為之遷官進秩徒可來希意茍合之士而清修端潔者又嫌於冒進而不肯言臣謂未行

其言而遽進其人乃所以杜言者路也遂使天下利害陛下以一人之身而獨任其責將何望於天下士哉雖臣亦為大可愧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事有可否不問侍從百執之臣不以輪對使各罄其忠其言可用雖無謀援當力主其說未有成績不可遽加進擢以為賢者之嫌庶幾羣謀用而勲業濟矣

都官郎官袁燮上奏曰臣不佞四月六日猥以庸陋獲對清光敷陳治道勸陛下以延訪英髦讀畢臣復口奏

申述延訪之意謂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實要在勤於好問陛下首肯再三聖語云問則明於是悚然深服聖人謨訓如此之簡且切也退而與朝士言亦無不稱賛聖言之簡要陛下既洞見此理臣以為必能日與賢臣往復問答開廣聰明期大有為於天下而側聽十旬陛下端拱淵默尚如曩時臣竊惑焉豈聖意自有主耶臣聞易之乾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乾君德也謂學雖甚富而心有所疑不辨不明此所以貴乎問也中

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仲虺告成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是知勤於好問實帝王之盛德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夫反是而暗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暗則是非得失懵然無辨豈不大相遠哉且今日在廷之臣孰有某善孰有某能孰可以當重任孰可以辦一職孰為人望所歸孰為清議所貶陛下能盡知之乎當今之務何者為綱何者為目何者當先何者當後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盡知

之乎吏貴乎廉而貪濁者衆吏貴乎良而慘酷者繁或催累年積欠鞭箠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羅織無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將帥擁兵固有忠於為國者矣而多徇私者固有勇於立功者矣而多怯懦者固有勤於閱習者矣而多苟簡者牾剋日甚名籍多虛此緩急所以不可仗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凡此數條臣竊料陛下未必盡知也夫以聖德純茂而於此未能盡知其故何哉亦惟端拱淵默而罕發於清問而

已令宰執奏事陛下猶有所咨訪自從臣近列得聞玉音者寡矣況踈遠者乎此國家之大患臨政雖久而治功未立皆由此也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竊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陛下誠能自今以往有疑必問咨訪宰執日益加詳至於從臣之獻納臺諫之奏陳百官之輪對監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訪究其所

緼必將披瀝肝膽效其忠誠而事無鉅細豈有所不知哉臣又聞皇太子天資英粹率由善道可謂盛德矣而於接對宮僚之時亦罕有所訪問蓋非不欲問也其意以為聖父淵默於上而子道亦當爾也臣嘗觀一介之士欲自植立者茍有所疑亦必咨問况主器之重所關甚大而可不以是為急乎此在陛下以身帥之陛下躬好問之誠率之於上而以臣所奏宣示東宮曉然知好問之益每一月具所與宮僚問答之語悉以上聞則

智慮日明德業日充誠宗社無疆之休也陛下毋忽臣言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明堂之材非一樹之枝太平之功非一士之略以衆人之聽爲聽則其聽益聰以衆人之視爲視則其視益明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兼天下之智悉天下之情故能文武聖神受皇天之眷命溫恭濬哲增玄德於無窮此帝王之極功古今之共美也今國家體堯齊舜坐皐天民自先帝以來

乾坤再立日月重明一家之典式方新萬姓之風俗漸變太和方立厄運還來有共工崇伯之徒扇滔天方命之禍上玄降鑒殲厥渠魁復用賢臣爰修治具然而覆盆難照之地生靈無告之都餘風未殄盛化未弘知此事者莫及官吏不加詳問孰肯明言臣謂内外官僚並膺天命或申風化或舉宏綱或整治軍民或監守營辦各居其職各掌其事斯皆達情弊之淵源見利害之精微皆有區區為國之心坦坦至公之論以國家雖開言

路未嘗專詢于百官彼百官其意將曰布衣之人綽綽餘裕無官守之拘而有言責之階則上自朝廷下及軍民無非所當言者故敢言之也今吾輩既當職分職分之外非所宜知進則恐有侵官之嫌退則自違忠懇之志於是超然無懼敢陳仁義於王前者萬無一二焉臣竊惜國家之聽覽猶有所遺而百官之忠告未獲盡伸也唐文皇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中郎將常何武人不涉學家客馬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

問之何以實對且言周忠孝人也此蓋無學者假手於人而為之亦足以見其友之何如也且方今山野草茅之人白屋衡門之士猶使之上書陳言況内外之命官乎伏望陛下增光鸞紙垂問鵷聯旁及外路之官俾適中心之願天人之相通奚以審之帝王之一揆奚以行之朝廷之美慶奚以增之古今之大體奚以施之守成之治道奚以先之化刑之先後奚以言之綱常之正理奚以本之外方之末服奚以來之閭閻之疾苦奚以救

之有司之私弊奚以革之食貨之富庶奚以致之其此等未能悉數者皆奚以問之凡省臺院部及管民官五品以上內外諸衙門三品以上官並各對之凡官品不在限內而欲對者聽凡無文者具實事凡所對在京師者就呈都省在外者繳申所統達于都省都省未敢開拆照視乃奏聞于上上命大臣議之於是都省判送禮部禮部官察院官一同評議既定具呈都省都省及御史臺翰林院官議其可行者奏聞而行之凡言中者至

考加階不中者無罪凡英材卓犖超絶倫流者別行不次用度若然則國家之聽覽無遺百官之忠告獲伸虞書云明四目達四聰此亦其一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國家之政或有弛張下民之心即殊哀樂驗於民而知其政聽其聲而見其情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有六義之分道無二端之異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焉耳矣所以衆史掌於前聖人删於後三百餘篇班于六經固非輕也豈惟此哉上世以來稗官

嘗立九流之內小說預焉凡道聽塗說之所造閭里小
知之所及亦使綴之而不忘庶或一言之可采也戰國
而下總攬權綱以為狂夫之議鮮有得中聖人之書
足以為法是以天子不採詩諸侯不貢詩樂官
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惟漢武之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
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
趙之謳秦楚之風然帝徒能好名而不復察實故當時
之體斷不能肩上世帝王之治也方今聖主拱極賢臣

毗政羣生已遂四海咸賔又奚須市井閭閻之語哉但以古今聖賢之所同者志於仁而已厚其民而已是則同若夫政事之因時損益之中節則不同也何則議結繩之事於耀文之世豈能行乎談無為之理於救弊之際豈可從乎故雖有先王之陳跡而亦未能一一盡從之也遂不免於旁捜逺覽博達羣情庶乎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聖明闢言路之後陳言者莫非通經典之儒士習文法之吏負皆持大體以泛言未悉與論而

備紀由是觀之則市井閭閻之語亦寔不可棄者也昔
堯有四凶堯不能去及舜爲相而去之非舜之明明於
堯也以舜之陶漁、耕稼在下親被其苦故知之也況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可不先於民乎
臣竊以爲國家若立采風謡之官則下民之瘼可以知
矣守令之賢愚可以辨矣朝廷之得失可以聞而戒之
矣又審市價之高低則知民之所趨尚者矣察方俗之
善惡則知政之所當加者矣聆歌頌之和聲則知法之

所當守者矣伏望陛下令繡衣使者廵行之兼采閭閻風謡達之憲臺凡政事之失者移文都省改張條目奏聞丹闕付于隨處行省而行之所以廣仁恩也凡祝頌之和者行下太常播為雅頌奏聞丹闕薦于天地宗廟而歌之所以廣孝敬也仁恩孝敬既廣於上而百姓心和于下矣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隂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麒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此盖和

之至極也聖人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歟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